

——源自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「特稿」报道——

杜涌涛 主编

 福建教育出版社

旧闻依然鲜活

思

想

的

表

情

思想的表情

杜涌涛 主编

思想的表情

旧闻依然鲜活

福建教育出版社·福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的表情:旧闻依然鲜活/杜涌涛主编. —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2009.12

(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丛书)

ISBN 978-7-5334-5271-1

I. 思… II. 杜… III. 新闻报道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8170 号

思想的表情:旧闻依然鲜活

杜涌涛 主编

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350001 网址:www.fep.com.cn)

出版人 黄旭

发行热线 010-62027445
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:276017)

开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印张 19.25

字数 279 千字

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4-5271-1

定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读者服务部(电话:010—62027445)联系调换。

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？

有关新闻，不同教科书上有不同的诠释，其中之一认为，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。这种观点，到了网络年代，似乎更加大行其道。事实也是，越来越多的新闻正变得越来越快，如昙花一现，稍纵即逝，当然，越来越多的新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轻，浮皮潦草，如过眼烟云。

新闻有没有更长久一点的意义？意义何在？不同的认识会导致新闻从业者以不同的姿态和方法制作新闻。相对于网络年代日益“工业化”和“流水线”式的新闻制作，《中国青年报·冰点周刊》愈来愈像一个置身于喧嚣浮躁之外的新闻手工作坊，独特与精致是这家作坊从未停止过的追求。

《冰点周刊》并不认为，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。它孜孜以求的是，即使新闻已经变成旧闻，但其认识价值和文本价值历久依旧弥新。

《冰点周刊》强调新闻的思想性，但这种思想性是理性的、温和的、建设性的。相对于许多媒体而言，《冰点周刊》更加看重新闻的表现性和可读性。它不喜欢干巴巴的思想，而是钟情于那种“有表情的思想”。

《冰点周刊》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时代的经典意象。换句话说，它一直在张大眼睛注视着这个时代的“那一滴水”。它摒弃宏大叙事，喜欢在细枝末节的表现中，让读者看到这个时代模糊的背影。它的编辑的口头禅是：故事、故事、故事，细节、细节、细节。

《冰点周刊》并不冰。它只是不那么热衷热点和热闹罢了。冷眼热肠是它的记者进入新闻现场时的状态。在它看来，记者可以被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但记者的笔不能泪流满面。一颗悲悯的心，须有一支冷静的笔伴随始终。

《冰点周刊》排斥哗众取宠、耸人听闻的新闻风格。它提倡的风格是平实的、朴素的、含蓄的、隽永的。不猎奇，不靠制作刺激的新闻标题吸引读者的眼球。

《冰点周刊》一以贯之坚持制作严肃新闻，但严肃不等于僵化、呆板，更不画地为牢。严肃仅与态度有关。严肃无须板着面孔，恰恰相反，愈是严肃，愈须有趣，好读。

《冰点周刊》十分看重“稀缺”。物质资源因稀缺而愈加贵重，精神资源因稀缺而尤显珍贵。它的报道，很费力地挖掘着我们民族丢失的某些传统，也很用心地传递着我们国家一向缺失的某些价值。

《冰点周刊》不是专业报刊，也不是专给某一部分小众阅读的读物。这里既没有专家，更没有“权威”。它只是根据普通人的常识来判断新闻。在它看来，好的报道直指人心：要么触动心灵，要么震撼头脑。

《冰点周刊》并不偏重厚爱某一阶层或某一群体。它只是根据新闻的本分做事：坚守中立立场，维护客观原则。如果一定要提升其某种价值取向，那就是：它希望自己的报道能在一定程度上，使有力者汇聚起向善的力量，让无力者获得向上的支撑。

一直以来，便有一些铁杆读者，一期不落地收藏《冰点周刊》，而更多的信息反馈是，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打来电话，询问《冰点周刊》的报道何时集结出版。恰好福建教育出版社乐意成全读者的这一愿望。

一份已经翻过的报纸早已变成旧闻，但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心目中，这些旧闻依然活着。今天，它将以另一种形式，进入人们的书架和记忆，进入历史。这让我们这些办报纸的人，今后更加诚惶诚恐，不敢对新闻这份职业产生半点倦意，失去半点敬意。

杜涌涛

中国青年报社编委、《冰点周刊》主编

目 录

序言 /1

一、直击现场



镜头追踪黑社会 /2

记者与记者的对话：亲历式的警匪大战 /15

火车惊魂记 /18

记者手记：做一部“新闻大片” /27

的士总动员 /30

记者手记：下次见着这一天繁星会是什么时候？ /45

万家灯火为谁熄灭 /47

二、特别关注



第 33 块纪念石 /60

记者与记者的对话：摆放第 33 块石头的人 /72

星条旗旁的红色干部 /75

让总统们头疼的女人 /87

三、拼接历史的碎片



- 大栅栏:由生活变成回忆? /102
- 记者与记者的对话:眼睁睁见证大栅栏的消失 /117
- 博友玩出的历史拼图 /120
- 回家吧,那些被遗忘的老兵 /133

四、时代的典型样本



- 千万别跟我提房子 /148
- 记者与记者的对话:在新闻中本色演出 /162
- 拆迁时代的典型样本 /165
- 记者手记:考察一个拆迁样本 /179
- 就这么失败了吗? /183
- 记者手记:典型的尴尬处境 /195



五、有一种利润威胁生命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户人家的村庄 | /200 |
| 记者手记:心灵的寂寞是相通的 | /212 |
| 有一种利润威胁生命 | /214 |
| 记者手记:“癌症村”调查记 | /226 |
| 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 | /229 |
| 记者手记:玉狮场还能挺多久? | /241 |

六、底层表情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那些变成石头的肺 | /244 |
| 记者手记:他们的生命为何一路“枯萎”? | /257 |
| 底层表情 | /259 |
| 记者手记:捕捉“底层表情” | /274 |
| 无声的世界杯 | /278 |
| 记者手记:不一样的世界杯 | /293 |

镜头追踪黑社会

记者与记者的对话：亲历式的警匪大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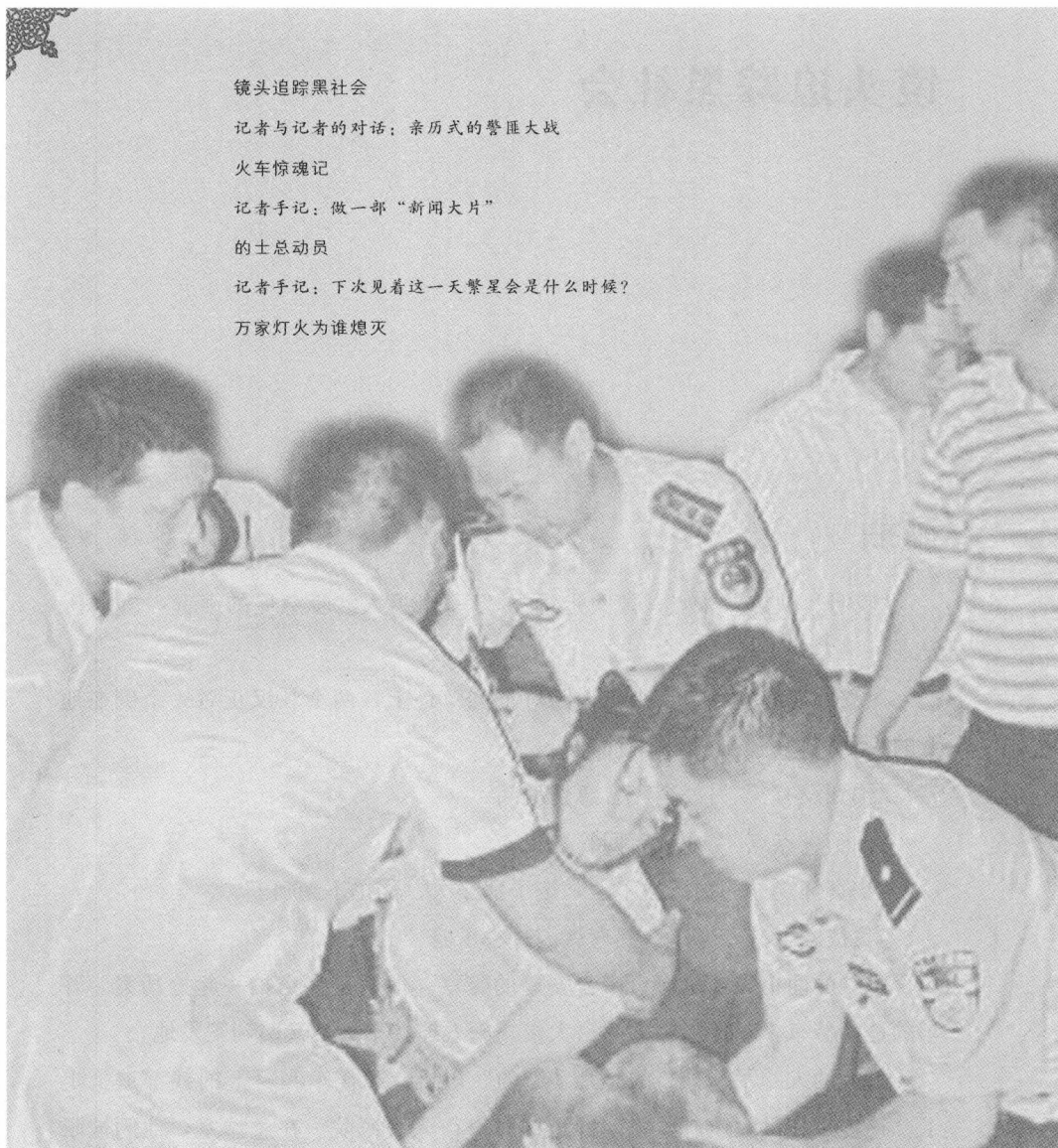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惊魂记

记者手记：做一部“新闻大片”

的士总动员

记者手记：下次见着这一天繁星会是什么时候？

万家灯火为谁熄灭



一、直击现场



镜头追踪黑社会

秘拍

“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，掉头走过去。”一个男人沙哑急促的声音，“不好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！”

黑夜的海南省海口市街头，路灯下的草地上，两个壮汉正对一个倒在地上的男人拳打脚踢。画面一闪而过。

“拍到没有？”另一个声音急切地问。

“拍到一点点。”沙哑声回答。

“我真怀疑你的拍摄技术了，按了那么久，你拍不到呵？”

“我按着了嘛，你车一拐弯就闪过去了嘛。”

争吵的两个人，是海口市公安局的警察。他们正在秘拍一起抢劫案。开车的是符传泉，拿摄影机的叫吕大俊。俩人掉转车头，又回到案发地。

打人的人跑了。被打的是个“摩的”司机，摩托车和身上的钱都被抢走了。符传泉和吕大俊赶紧将伤者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。在急诊室，他俩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：5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里面，全是当晚在市区遭到暴力抢劫的市民。

2003年“国庆节”前后，海口市“两抢”案频发。海口这个不算大的城市，多的时候一天能发案20起左右。“飞车贼”胆大包天，有时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抢劫。被抢对象多是“摩的”司机，以及在公园、路边谈恋爱

的男女。

海口市公安局警力紧张，即使把全局警力都撒到路面，也像撒胡椒面儿。“飞车贼”作案快，跑得快，很难举证。局里决定由符传泉和吕大俊搭档，成立一个秘拍侦查小组，任务是跟踪犯罪嫌疑人，秘拍下犯罪过程，用以取证。侦查中，只能拍，不能抓，摸清犯罪嫌疑人的背景后，最终一网打尽。

符传泉是海南人，三十来岁，长得精干，身手敏捷，冲劲足，胆子大。他本来是治安警，但酷爱刑警职业，亲历过多起大案的侦破。吕大俊五十多岁，身体有些发胖，戴眼镜，模样更像文人。12岁时他曾被招到部队体工大队跑马拉松，后来上过老山前线，但岁月不饶人，如今心脏不太好，血压也高。他在海口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，强项是摄影摄像。

他俩认识了七八年，彼此合作十分默契。吕大俊说：“阿泉使个眼色，我就知道他要怎么行动；他说一句话，我就明白他下一步要干吗。”

每天晚上8点开始守候跟踪，开车沿大街到处转，一直到次日凌晨六点多钟，有时则要24小时连轴转。初步侦查的结果是，近来海口“两抢”高发的原因之一，是一大批“两牢”人员刑满出狱。这批人常用的作案手段，是把“摩的”司机诱骗到团伙成员事先埋伏的偏僻地段，然后抢劫，且很会伪装。作案时，他们经常捆绑受害人的手脚，用臭袜子堵嘴或用胶带封嘴，用刀威胁受害人，稍有反抗便下毒手。

阿香18岁，在美容美发店上班。夜里下班，她搭一辆“摩的”回五指山路的住处，路过永和豆浆店门口，被两名“飞车贼”盯上，从后边飞抢阿香的包时，把她从飞驰的摩托车上拖下，阿香头部着地当场摔死。符传泉和吕大俊赶到现场时，人们正把死去的阿香往救护车里抬。

险象

在街上，符传泉和吕大俊盯紧着两个男人，他们骑在一辆摩托车上，总是在临街的自动取款机前转悠。一个外地妇女，刚取了几千元钱，上了一辆“摩的”。骑在摩托车上的两个男人盯住她，跟在后边。符传泉和吕大俊开车

也紧随其后。

取款的妇女毫不察觉，快到农垦医院时拐上一条僻静的小路，女人下车给“摩的”司机付钱。刹那间，两个男人“呼”地把摩托车开近，一把拽住女人身上的包。女人抓住包不放，被拽倒，又被拖出好几米。符传泉和吕大俊在车里看得真切。见她还抓住包，不撒手，摩托车上的男人突然掏出一把枪，对准躺在地上的女人。

“砰——”的一声震耳的枪响，吕大俊心里急切地念叨：“完了、完了！死了、死了！”他手里举着摄像机也忘了拍，眨了几下眼睛，再看，摩托车已不见踪影。符传泉站在车外，双手举枪。他边跑边喊：“吕老师，你快去救人！”

吕大俊紧张地跑到女人身边，看见她的裤子、衣袖都磨破了，露出血淋淋的皮肉，手里还紧紧捂着包。吕大俊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被枪打到没有，打到没有？”女人坐起来，呆呆地望着他。

不一会儿，吕大俊才明白过来，就在摩托车上的人开枪之前，符传泉已抢先开了枪。“真是千钧一发，枪下救人。女人没事，我却不行了。”吕大俊本来心脏不好，血压又高，受了这惊吓，胸口透不过气来，赶紧回车上吃药。

没想到，三天后的夜晚，这两个持枪抢劫的男人，又跟符传泉、吕大俊不期而遇。一路跟踪到海口万绿公园，两个男人溜下车，蹑手蹑脚钻进树丛，蹲在一对情侣身后的不远处。

符传泉和吕大俊趴在草地上，拿出摄影机，对准前边的两个劫匪开始秘拍。“待了没一会儿，嘿，那家伙又把枪掏出来了。”他俩屏住呼吸，盯住摄像机的监视屏。

突然，一道白光从吕大俊的监视器前闪过。他一怔，抬眼朝白光闪落处瞅去，脑袋顿时要炸了。

“好家伙，是一条两米长的毒蛇。”草地上的蛇，蠕动着身子，朝符传泉爬去。吕大俊一急，脱口而出：“小心，小心！蛇、蛇、蛇！”符传泉举着摄像机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。他往身后挥了挥手，让吕大俊别出声。

十来米外，掏出枪的劫匪随时可能动手；而在身边，一条毒蛇正伺机袭

击。“真是飞来横祸，飞来横祸！”吕大俊说，当时他感到心在“怦怦”狂跳，“像要爆炸了”。

“这条蛇也怪，一般蛇发现了人会溜走，可它就是不走，围在阿泉身边转来转去。他妈的，难道是条美女蛇吗？”过后他才弄清，符传泉正好趴在蛇洞上，蛇回不了窝，所以才围着他打转。

这是一条银环蛇，被它咬一口恐怕性命难保。吕大俊死死盯着这条蛇，看它要干什么。蛇在草地上“沙拉沙拉”地蠕动，爬上符传泉的小腿，吕大俊“哎呀呀呀！”地叫起来。

符传泉穿着一条短裤，他感觉到小腿凉飕飕的，有东西在爬。蛇爬过符传泉的背，顺着他的左肩溜下来。

吕大俊看得一清二楚，一急，不知不觉又喊起来：“呀！小心、小心！别让它咬到！”

这时，蛇已经爬到符传泉的面前，当蛇头靠近右手时，他一把按住。蛇劲很大，他又腾出左手，两只手才把蛇制住。然后右手握住蛇颈，把蛇捏在手里。

“我当时非常紧张，看着疹得慌，真是可怕。我想喊，提醒他，可喉咙发干，喊不出来。”符传泉用尽全力把蛇攥牢，蛇拼命地挣扎，嘴大开，张到极限，蛇信子“突突”地向外吐，毒液“吱吱”地喷射，溅到摄像机的镜头上。透过摄像机，吕大俊看到张开的蛇嘴，还听到蛇“吱吱”的叫声。

蛇一边死命挣扎，一边用蛇身缠住符传泉的手臂。吕大俊在一旁边拍摄，边小声提醒：“抓蛇要抓七寸呵！”

僵持了几分钟，符传泉示意吕大俊先撤下去。然后，他挺起胸，奋力将手中的蛇抛向远处。眨眼间，蛇便消失在草丛里。吕大俊手里的摄像机一直开着机，意外地捕捉到了这组人蛇大战的珍贵镜头。“我当时想，说什么也要把这一幕拍下来。万一阿泉被蛇咬到，牺牲了，我也好向领导交差呀。否则，我俩在一起，人怎么死的说不清，我得用镜头记录下他光荣的瞬间。”事后，吕大俊开玩笑地说。

跟踪

太危险的地方，符传泉一般不让吕大俊去拍，为此两人经常吵架，甚至好长时间不说话。可是，一遇情况，俩人还是开车就走。

跟踪秘拍枪支交易最危险。一天，他俩获得一个重要线索：一群犯罪嫌疑人要露天进行枪支交易。俩人爬上八楼，但窗外探出的一块水泥板，正好挡住向下看的视线。符传泉用一根绳子拴住腰，趴在水泥板边沿拍，吕大俊负责拽住绳子。

“往下边看一眼我都头晕。我一边死死拽着绳子，一边小声喊：‘太危险，能拍多少拍多少，快回来吧！’符传泉不甘心：‘不行，吕老师，他们一下子要交易5支枪呵，我一定要拍到。’”

还有一次，犯罪嫌疑人把交易场所选在洗手间，里边空间狭窄，没有藏身的地方。符传泉爬进天花板里，整个人拘在一根15厘米粗的水管上。天棚里的死老鼠散发着恶臭，下头便池反上来的气味刺鼻。怕自己控制不住打喷嚏，他用卫生纸将鼻孔塞住。但百密一疏，符传泉匆忙爬上去时忘了关手机。幸亏在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内，手机始终未响。

大多数时候，他俩还是跟踪秘拍“两抢”犯罪嫌疑人。有一次，他们跟踪犯罪嫌疑人到一处工地，房子刚盖到二层，吕大俊和符传泉分别藏在路两边二层楼板上秘拍。路上过来一个领小孩的妇女，犯罪嫌疑人冲出来抢她的包，见人不撒手，掏出刀便砍。站在楼上的符传泉急了，本能地往前冲，去救人。他忘了自己站在二楼，一迈腿，人“咕咚”掉了下去。对面楼上的吕大俊赶紧跑下去救他。经医院诊断，符传泉的第12节椎骨内裂，从此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

可能是靠得太近，有一天夜里他俩跟踪秘拍时，被犯罪嫌疑人察觉。他们故意把符传泉的车引到一条窄道上。摩托车突然掉转车头，冲着他们猛开过来，汽车来不及掉头。犯罪嫌疑人冲上来，挥舞着棍子、砍刀，对着汽车“噼哩啪啦”一阵猛砸，符传泉掏出枪，被吕大俊一把按住：“千万不能开枪！”他俩狼狈地抱着头，匆忙之中打转方向盘，跑掉了。

“他们认为我俩是记者，否则，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”自从汽车被砸，符传泉感觉总是秘拍非常被动。于是，他萌生了打入犯罪团伙内部的念头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，符传泉和吕大俊大致摸清了海口市“两抢”犯罪团伙的基本情况，共有16个，成员近百名。有湖南帮、湖北帮、东北帮、深圳帮，光是海南当地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就有六七个，其中最疯狂的要数“飞龙帮”。“飞龙帮”的老大，是一个外名叫“董大”的新疆人。

董大时年38岁，身高1.85米，强壮，能打，手狠，性情暴躁，说一不二。他早年来海南打工时，因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2003年初提前两年被释放。董大出狱后，纠集阿平、小帅等人结成团伙，疯狂作案。他们白天睡，晚上抢。每人随身带个塑料袋，里边装着毛巾和牙刷，走哪儿睡哪儿。

一天半夜，符传泉和吕大俊发现了董大。董大提着事前准备好的一袋卫生纸，走到一座高架桥附近诱骗“摩的”司机，车载他走到边防医院路段时，事先埋伏在这里的阿平等几个人一拥而上，把“摩的”司机掀翻在地，董大用匕首顶住受害人的脖子，将人拖到路边草丛里一顿暴打。他还脱下自己的袜子塞到受害人的嘴里，抢走摩托车一辆、小灵通一部、人民币三十多元。

董大一伙不慌不忙开着抢来的摩托车，到一家歌舞厅门前准备销赃。董大用手机联系购赃人，最后他们约在武警海口市支队门口附近，从容不迫地交易。摩托车以600元脱手。

“飞龙帮”作案的规律一般是下午去踩点，回来后在茶艺馆、歌舞厅、保健休闲中心密谋策划，深夜动手。有时一个晚上连续作案两三起。他们有稳定的销赃渠道，赃物通常不存放过夜，甚至作案之前就联系好销赃人。一般全新的铃木王125C摩托车卖1000元左右，半成新的300到500元，旧的100元就出手。

董大频繁作案，在黑道上混出了名，海口各个帮派都敬他三分。他也常请各帮派头目吃饭喝酒，笼络人心。符传泉和吕大俊跟踪发现，董大近日连续纠集各帮头目开会。这天中午12点，在龙昆南路湘菜馆门前，董大又召集各路人马开会，参加者共14人，一伙人蹲在街上热烈地讨论着。

符传泉躲在二楼厕所里向街上俯拍，吕大俊藏在一辆出租车里偷拍，他

们拍了足足两个多钟头，获悉一重要信息：野心勃勃的董大，要成立董氏集团公司。

董大在会上说：团结就是力量，合心合力，有福共享，有难我自己担，大家以后就合在一起做。你们要认我为老大，我们几伙人合起来成立一个公司，大家以后做事全部听我指挥。他还提出：公司对兄弟们“开工”要统一安排，以后抢来的钱，50%存入公司账户，50%当场分给参加作案的人。存入公司的钱，是有人被抓、受伤、生病时的费用。公司的账目一星期核对一次，不干活的人，每天到公司吃饭要交10元伙食费，不能白吃。会议还规定，以后凡是有人被抓捕，由“阿桃”负责跑关系，费用由他说了算，公司全部支付。开会时，一个叫“格令”的团伙头目，因发表不同意见当场被殴打3次。

成立抢劫犯罪集团公司，这在海口史无前例。听完符传泉和吕大俊的汇报，局领导指示：现在尚不能收网，继续跟踪，要把海口“两抢”犯罪团伙的情况彻底查清。

卧底

这天，符传泉和吕大俊开车路过一个“两抢”高发地段，见路边躺着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神志不清。他俩把人抬上车，火速送往医院。急救室的医生说，这人流血太多，再耽误十来分钟，命就不保。临走，符传泉和吕大俊掏出各自身上六七百块钱，凑作医药费，还留下手机号，但没说自己是警察。

几天后，他俩又转到救人的地方，听路边人们议论，前两天有个家伙抢劫时，被市民逮住，打了个半死，后来人不见了，可能是活不成了。

噢——，该不会是我们救的那个人吧。俩人眼光一碰，立马开车往医院赶。晚到一步，医生说那个人刚刚离开。这条线索断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中午，符传泉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：“前几天，你是不是救过一个人？”符传泉说有这回事。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你救的那个人，我想见你一面。”符传泉听了一阵激动，强作镇定地说：“我现在有事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”

挂断电话，他赶紧向局里汇报。符传泉表示这是打入犯罪团伙内部的最佳时机，局领导最终同意。但要求吕大俊做好外围工作，保证符传泉的安全。

晚上，到了见面地点，符传泉的手机响了，刚要接电话时，一个男人扑过来，拍打着他的肩膀，大叫：“哎呀！真是你呵，我可找到你了。”这个人叫阿疤，是董大手下的一员干将。

阿疤把符传泉当救命恩人。他问符传泉在哪里做事？符说给人开车。

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“七八百块。”

“太少了，跟我们干，一个月少说一万块，你帮我们开车就行。”

阿疤把符传泉介绍给董大。“想入伙，行呵！”董大猛吸了几口烟，突然抓住符传泉的手腕，将烟头按在上边，烫出个疤。他说：“既然你想做我的小弟，我董大先给你盖个印吧。”符传泉从此跟黑帮混在一块，居无定所，昼伏夜出。

因为符传泉是海南人，会讲本地话，董大让他去跟其他的海南帮联络，说服他们加入董氏集团，听董大指挥。符传泉正好借此机会，跟其他抢劫团伙接上了头。他把摸到的情况告诉吕大俊，如果团伙成员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，便通知吕大俊去拍。拍回来后，由符传泉辨认，片子上的人是谁，都干了什么。

“飞龙帮”每周都到海边练飞车，吕大俊便躲在树后面秘拍：两辆摩托车加大油门，飞速对开，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啪地拽下对方身上的包。一辆急驶的摩托车，突然原地360度大拐弯，车头“噌——”地立了起来。

董大的大哥要出狱，让符传泉去监狱接人，然后把人直接拉到海边。按照黑帮的习惯，刚出狱的人一定要去大海里洗澡，洗掉身上的晦气。吕大俊一路跟着，秘拍这群人在海滩上的吃喝玩乐。

突然，团伙里的一个人看见了躲在树后的吕大俊，操起一把水果刀冲过来。

“别砍，别砍。我是游客，我拍照纪念。我走我走。”吕大俊说。

“再拍，我砍死你！”对方凶狠地威胁道。